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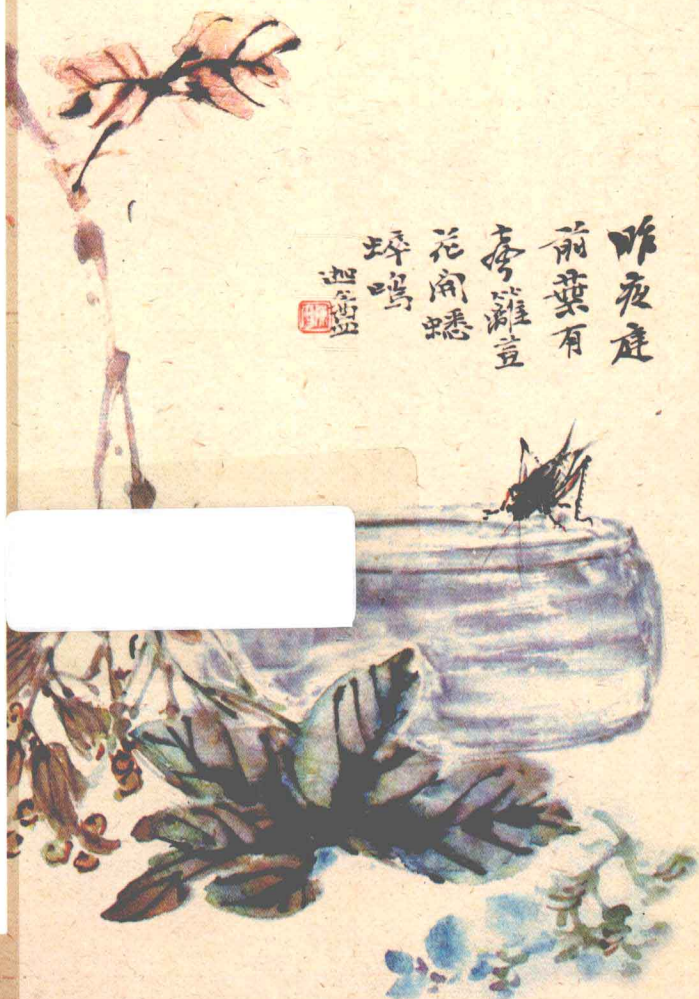


蟋蟀古谱 评注

白峰◎编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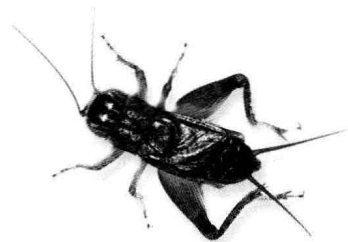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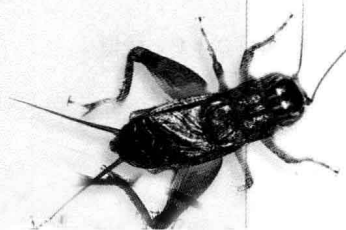
本书共收录、评注古谱十九种，除王世襄先生纂辑之《蟋蟀谱集成》所收录的十七种之外，又收录仪征曹家俊之《秋虫志异》与小天氏之《促织经注释》。

昨夜庭
前葉有
露離豈
花間蟋
蟀鳴
白峰



白峰 ● 编著

蟋蟀古谱
评注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蟋蟀古谱评注/白峰编著. —上海: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2013.6
ISBN 978-7-5478-1763-6

I. ①蟋… II. ①白… III. ①蟋蟀—基本知识②《蟋蟀谱集成》—研究 IV. ①G89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3) 第094677号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发行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上海钦州南路71号 邮政编码200235)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经销

浙江新华印刷技术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700×1 000 1/16 印张 33.5 插页 4
字数 650千

2013年6月第1版 2013年6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478-1763-6/G · 370

定价: 120.00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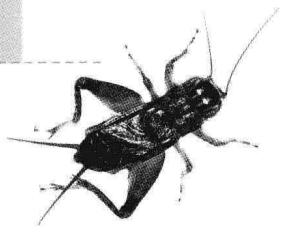
如发生质量问题, 读者可向工厂联系调换

写在前面

本书共收录、评注古谱 19 种，除王世襄先生纂辑之《蟋蟀谱集成》所收录的 17 种之外，又收录仪征曹家俊之《秋虫志异》与小天氏之《促织经注释》。此两种虫谱系民国初期排印本，当出自济南某书铺之手，两谱合为一帙刊行。但《促织经注释》即金文锦《四生谱》之《促织经》，惟增益注释二十余条，应当出自曹家俊之手。其注释中的一些说法或见解在济南蛩家中常被提及，可见出此谱对形成济南地区蟋蟀认识框架有着极重要的影响力。

《秋虫志异》则出自原创，主要著录了清末民初鲁虫尤其是济南地区产虫、斗蛩的情况，有明显的地域特点和史料价值，也对鲁虫的认识和变迁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蟋蟀谱集成》为求保留原书面貌，采用影印之形式，其优长之处自不待言，但对于今日的读者，也带来一些阅读的不便，诸如版式问题，繁体字、异体字问题，句读问题，等等。《促织经注释》、《秋虫志异》虽为排印本，但也未加句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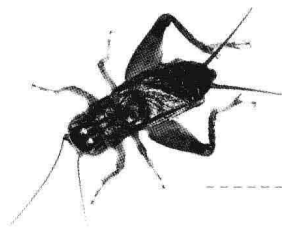
本书将古谱以简体字横排形式重新排过，基本保留了原书段落格式，只是删除了与蟋蟀认知无关的一小部分序、词、歌、赋（标题仍保留），力求为读者提供一个保持原貌而又可读的古谱文本。

本书“评注”部分所做的工作主要集中在以下几点：

第一，古人著谱时将当日的习俗视为当然，故其所言皆以当日习俗为前提而并不提及此前提。但数百年下来，赛制、斗法、斗场规则、开斗及终斗时日等多有变化，致使谱中某些歌诀所述内容，其前提已与今日情形不相吻合。如果今日蛩家仍恪守旧规，不啻刻舟求剑，而且也不能正确认识古谱精要。故“评注”特别重视于各种文献之蛛丝马迹考察当日斗蟋习俗，指明古谱所未言之前提，以求今日读者对古谱内容有较为准确的理解。

第二，古谱在流传过程中，其内容有逐步累加的情形，故重复很多，但也能看出其传承发展的脉络，以及对前谱错误认知、误读的不断放大，“评注”力求一一指出。

第三，古人用词、用字、用典，有些已不为今人所熟知，择其要者注明，有利于深入了解古人意蕴。考虑到蟋蟀谱的读者群文化程度参差不齐，对有些易引起歧义的句读，或较浅显的字句，亦作了一些解释，或为画蛇添足，尚请博雅之



士见谅。

第四，有关蟋蟀的定色命名，是当世争议最大的话题，笔者在阅读古谱时，偶有所得，遂进一步做了一些梳理的工作，结成“蟋蟀定色命名研究”一文，附于书前，权作导读。文中所述问题，于评注中亦不厌其烦，处处提及，无非有溯本求源之义，但是否允当，仍需读者判断。笔者亦不憚简陋，对历代古谱中明显误断之处，亦妄加评议，或有失当之处，敬祈原宥。笔者性情历来直抒胸臆，有似童言无忌，不擅委婉曲折，放胆妄言只是意欲与同好分享一己心得，非对古人及读者不敬，如此发心，尚请体察。

第五，评注体例，扼要为重。有些问题非全面展开很难完备，已超出评注体的话语范围，但相关问题却是提高虫艺的重要课题，故笔者就一己之见，择其要者，提供出当代蛩家著述的相关篇目，以方便读者参阅，但挂一漏万之处在所难免。

第六，古谱中有些内容，笔者亦感困惑，因不能确知，故而不敢妄言，然亦不敢视若无睹、轻灵绕过，故仍在“评注”中指出，表明疑惑不解之处，留待高明博雅之士指教。倘有抛砖引玉之功，则不胜欣慰之至。

早結同儕作俗流舍蟲爭利
不知休晚秋當養真須養莫
使英雄嘆白頭

不勝盍雖更勞形辛奈難捐
未可情止渴望梅餽五餅為
療蛩癖讀出經

喜得此經十七章緝成自笑
太荒唐親朋問訊難開口祇
說編修古籍忙 書奉

白峰先生一哂 丁丑秋世襄



纔起秋風便不同瞿：叫入我
心中古今痴絕知多少愛此
人間第一蟲

中郎喻我等僂猫見鼠連忙
撲且跳但得麻頭三殺錦腰
痠腿痛一時消

萬禮張益碧玉池鷗哥過籠底
雄雌縮身恨乏壺公術容我悠
然往幾時

序一

■ 柏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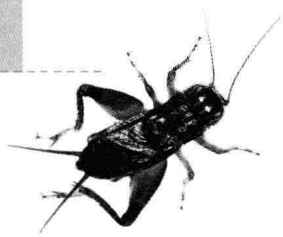
白峰所撰《蟋蟀古谱评注》，以学者严谨治学、守道求真的理念，对古谱解读、考证、梳理、评析，内容丰富且颇有新意。

中华蟋蟀文化历史悠久，可谓传统民俗文化中的一朵奇葩。而历时数百年的传承链，则有赖论述识虫技艺的历代蟋蟀经谱。历代的蟋蟀经谱，其撰述者一是资深玩家，积数十年的秋战经验总结成书；二是赏识玩虫雅趣的文人墨客，于前人著述中获得启迪，悟出机理，经再创作而拓展成文。所以蟋蟀古谱有一个逐步累加的过程。蟋蟀经谱的撰述自南宋以来，代有其人，可惜早期经谱湮灭不彰，未得流传至今。由于历代各蟋蟀经谱之间年代跨度大，各个时期斗蟋风习也有所不同，故历代蟋蟀经谱各有其时代的印记，其流布情形、对后世的影响也各有不同。直至王世襄先生纂辑《蟋蟀谱集成》，才使我们得以大致见到各种古谱不同的面貌，先生功莫



大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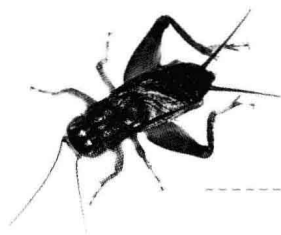
纵观历代经谱，虫艺较成熟的精要部分，已成玩家共识，传承保留下来。然历代撰谱者良莠不齐，有些不玩虫或“票友”级蛭家，由于对蟋蟀的认知不够精到，所撰经谱在传抄古谱内容时，非但未能精进，反而时有错讹，令后人读来颇感困惑。白峰所作“评注”，细微之处见功底，正本清源，在熟读古今经谱的基础上，对各古谱中的错讹及不足之处一一指出，且对古谱中未经明言的前提、条件一一补足和还原。这是一项很重要的工作。古时之斗蟋在不同的时代，开斗期、终斗期皆有不同；斗蟋规则也各有不同，有瞄打，有吊打，就吊打而言，古今又有不同，旧时干吊，当今湿吊。古谱中的有些歌诀是针对当日的习俗和规则而产生的，当日的习俗和规则在当时的人们看来视为当然，所以在谱中从不提及。但时过境迁，习俗、规则俱变，有些歌诀就变得文不对题或不再适用，比如配斗诀中有“长不斗阔、阔不斗厚、厚不斗方”之说，当日的情形系采用“瞄斗”，如此说法，皆着眼于对蟋蟀分量



的考量，对于今日之吊打并不十分适用；再比如“黑不如白，白不如赤，赤不如黄，黄不如青”，盖因当日终斗期较早，对黑、白两类冷虫之虫品的认知尚不充分，而今日的问题在于识虫斗限，适时出斗。生搬古谱，只能是贻误佳虫。所以，只有将传统歌诀还原回当日的习俗语境，才能真正理解古谱的意蕴，否则就将产生误读；不分前提地生搬硬套，将会误入歧途。白峰“评注”所做的这类工作拨云见日，颇为允当，给蟋蟀文化的传承理顺了一条通途，并回到求实、求真的正路，世间事有如万花筒，求真是最难能可贵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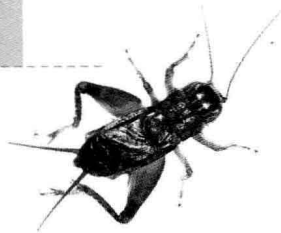
人生苦短，学习和继承前人的经验是丰富玩虫知识、提高玩虫技艺的重要途径。就像所有的竞技类项目一样，“超越”是以“实现”为前提的，故对于古谱的充分理解和掌握是进一步提高斗蟋技艺的重要前提。许多年轻的蟋蟀爱好者老想找捷径，其实重视前人的有效经验，少走弯路，便是捷径。

斗蟋技艺中给蟋蟀“分类命名”，历代经谱都有阐述，亦属历代经谱中的重点内容，目前所见最早的明代嘉靖本《秋虫谱》中就阐述了斗蟋分类命名的方法，此谱言明系重刊，知此前尚有原本，惜不获见。推敲撰者的初衷，一是对蟋蟀分类确立原则，并将研究成果传于后人；二是对形形色色的蟋蟀，识别哪些生相的虫多出将，哪些生相的虫多不善斗，



希冀能得出较为理性的认识。这也应当是古谱重视分类命名的潜在动机。古谱多采用歌诀的形式表述，因其上口、易于记忆，也便于选虫时使用。这本是蟋蟀文化中的精华部分，惜乎后世有些经谱撰者，对古本的内容有误读，本身又非行家，故其描述与古谱原意出入很大，且南北方语境有别，自说自话，致使不同经谱之间矛盾之处很多，读来颇为费解。

蟋蟀适境生存，沧桑的变迁必然影响虫品。古谱中描述的品类，有许多如今已难见到。从蟋蟀习性观察，出土早期多群居，蜕变为成虫后则独立门户；成虫雄雌交配随机性很强，并无同色门求偶的属性，所以混配率高，间色虫多于正色虫。古谱对正色虫的描述，色门界定尚有规律可依，较为清晰，但后世亦有争议；对间色虫色品门类的界定则众说纷纭，乱象丛生，倘非行家，实无所适从。想给蟋蟀准确分类命名确有难度。有的老玩家选“将军虫”不输眼力，但给自己的“将军虫”命名却出现尴尬局面。因此说，合理、求实、贴切地规范斗蟋“分类命名”是当代玩家急需破解的课题。面对历史遗留的难题，白峰大道至简，以点睛之笔，勾画出不同品类的界定看点，使斗蟋的“分类命名”，有迹可循，统一在一个没有矛盾的原则之下，且易于理解，切实可行。白峰不仅将此思路贯穿于“评注”，又以“读谱心得”的名义专



门成篇，对于古谱“蟋蟀定色命名”之流变，梳理、整合，分析古谱命名之歧路，并进一步提出依据古谱定名原则而切实可行的分类方法，实为对传承蟋蟀文化的一大贡献。

白峰其人博学而又好学，虚怀若谷，文章才华横溢，为人豪爽诚信，处世刚正不阿，玩虫虽系其业余爱好之一端，却技艺超群，于赛场亦多佳绩，在齐鲁文化圈、虫坛，皆知名度很高。喜爱秋战的朋友读此“古谱评注”，必有会心之处；初入道者则必定受益匪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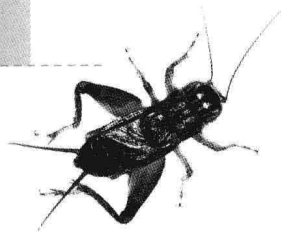
在全球一体化和现代化的今天，传统的文化趣味和民间习俗受到诸多冲击，有些则日渐式微。看到我中华独有的蟋蟀文化在年轻一代玩家手中得以继续传承，余亦深感欣慰，也期盼有更多的年轻人在蟋蟀文化上能有所建树。是以为序。

序二

■肖舟

二十年前，文史大家王世襄先生将历代蟋蟀古谱集成出版，一时广大蟋蟀爱好者为有通览古谱的机会欢欣雀跃，争相购读，各书店书架上的《蟋蟀谱集成》瞬间售罄。我也在第一时间购得此书，一连十几天反复研读，获益良多。掩卷沉思，却又感到很不满足，甚或遗憾。既是这些古谱内容重复叠加，南北养家的歧见，造成谱系混乱和定色命名传统的很多差异，而世襄先生有生之年也未及做更多的评析，以至广大爱好者至今仍处在各自地域传承习惯下，各说各理，古谱集成的功德尚嫌不够圆满。

2013年5月，白峰先生告知，他已将《蟋蟀古谱评注》完成，并寄来了书稿，捧读之下，不胜惊喜，也深心感佩。白峰先生对卷帙浩繁的历代古谱深入进行剖析，从古谱流变中发现了历代传抄中的许多讹误并梳理出了一个能融通古今



经谱和统一南北认知的原则和逻辑系统，这是一个很费精力的大工程。需有很强的毅力和广博的才识方可驾驭。白峰先生完全胜任了这一使命，使古谱集成的功德终得圆满，令人钦敬和赞赏。

白峰先生抓住定色命名这一关键要旨，可谓切中要害。遍读古谱可以发现，养与斗方面，南北古今并无太大歧见，而是互为补充的，造成谱系混乱的根源就在于定色命名的差异较大，传承的观念和习惯不同，造成在认知上出现歧见，乱象也就不足为怪了。白峰先生在定色命名问题上的探讨是有新意的创见，简明清晰，易于掌握，对于广大蟋蟀爱好者选养交流有现实价值，可称福音。

古谱距我们已有百年以至几百年了，古人的经验可以给我们有益的引导和参考，但事物在不断变化中。蟋蟀的产地、品种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气候、土壤及人为的农药和化肥使用也使蟋蟀处在千变万化之中，广大蟋蟀爱好者似也应与时俱进，在学习古谱的基础上做出比前人更多的探索。特别是近年来人育的白虫异军突起，已从“咪系”、“火赤炼”进入第三代，很多白虫已能战胜野生秋虫，对古谱是一种新的挑战甚至有颠覆古谱的危险，而对于广大蟋蟀

爱好者而言也是一个新的课题，我想有了对古谱的简明可控的规律的认知，也一定能在新形势下做出新的跨越。我坚信像白峰先生这样的英年才俊和他周围众多的有识之士一定会一次次带给我们惊喜，我诚挚地期待着。

目录

读谱心得——蟋蟀定色命名研究（代导读）	018
---------------------	-----

古谱评注	052
------	-----

第一种 《重刊订正秋虫谱》明·嘉靖本	053
--------------------	-----

第二种 《鼎新图像虫经》二卷 明·万历本	075
----------------------	-----

第三种 《促织经》宋·贾仙道编辑 明·周履靖续增	098
--------------------------	-----

第四种 《促织志》明·袁宏道撰	132
-----------------	-----

第五种 《促织志》明·刘侗撰	135
----------------	-----

第六种 《花镜 蟋蟀》清·陈淏子撰	139
-------------------	-----

第七种 《蟋蟀谱》清·梦桂撰	141
----------------	-----

第八种 《促织经》清·金文锦删定	161
------------------	-----